

真誥卷之一

金闕在西金闕東金闕西又見其名而隱

運象篇第一

悟綠華詩

神樹排霄起飛峯鬱千尋寥龍靈谷虛瓊林

蔚蕭森

此一字極墨濃碧不復可識正中
脚出下似是平字其人名誰

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在慧津超形象

魏林揚彩朱門中內有邁俗心我與夫子族

源宵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吳枝蘭金

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

杞誰云幽鑒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爲山巖士無今騰虛輪中隨驚風起遷化雖

由人蓄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悟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

年十一月十日夜降

公

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

山

除此一字本是桂字詩一篇并

贈此二字是桂字詩一篇并

致大幹布手中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

乃太而異精好神女語

見

後人讀作見字而

乃

太而異精好神女語

見

</div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

案右英是紫微夫人
在後當位案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

此即龍夫人也
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

案有數種者並以多
為高貴王母稱九靈

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退在後者亦非未

上真東宮衛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官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燭管妃

北嶽上真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
日不知在何年既是宋真名位故出以名
青許東真位號案云以為尚者指本世之
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
尋道登答懃修真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

五

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為

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自此算
答長史書滿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段不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條行事出在
第三卷中不復再

義

清靈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在第三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

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

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乃見喻也此揚君
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故有此記也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在第三卷

告著揚不欲指充託云錯入

事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真人言

真人告云擣頭理髮欲得過多事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

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

弟子者揚事亦在第三卷

弟子者揚事亦在第三卷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

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

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慾波三魂越差於是三

真舞劖費闕捷闢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自此後諸真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
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
俱如此寫西官中定本
問西官所在答云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

也天真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
得用也一名七玄隱書右二十三日庚戌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
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鎮羽野玄龜山主教
當得成真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即是二十一
二日庚戌與裴同此夕榜後又追憶此事更在二十二
日庚戌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
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
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遙邈未可見乎敢
諮詢此願誨蒙殊夫人因令復坐即見授令

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夫沈景虛玄無
也倒多如此事夫沈景虛玄無

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

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儻邇寂是

故放蕩無津遂任放風施存乎虛舟而行耳

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

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昂注麗好外著

玄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

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真

之詠下虧有闕之榮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

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

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

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

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達二皇

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

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具從易配別

上太極高真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

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

世生造亂真共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而

文涇僻之字舍本効假是囂穢死迹耳夫真

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

字耶夫得爲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

於凡末之屬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

改玩之而不違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

事者得具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自反矣真事皆過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

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真書者也鬼道

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真手初

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

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

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

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

又使吾等不有隱譯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

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

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于固不

解亦特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閼其可否

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宵懷盡不自書之流

分矣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授今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縱轡太空手維霄綱足陟玉

庭身升帝闕披寶斂青上論九玄之逸度下

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真言

玄浪高談玉清激朱脣之流微運日氣之零

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瑩鸞音精舉鳳唱

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多肇弊宇

放拂朝市來成真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

琳鐘內抑周目五過契闊愆室神勞異腥填

鼻欵氣逐閉闌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

芳劣而發耳夫神者言發於邇萬里必接奇

韻雖觸鑑無滯故真理之既分聞遐則道

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聽也今予乃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今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

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

都無他可道

此一俗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玉屋

山清虛宮今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

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恩慮何得事事真審

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

欲建堅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

北是安妃

此處是冀字鬟整頓絕倫作譽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著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

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

二寸許以盛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

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

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頰容瑩朗鮮徹

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

香嬰者異香也出外

○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

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

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夕先生承

床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床坐東向各以左

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

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還

諸龜山學上清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

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號嬪字

靈肅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

宜慎之耳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褐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儼儼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鬟

某答曰靈章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

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

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

令各食之食之畢少許時真妃問某年幾

是何月生某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

也真妃又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

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

日得叙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

之縷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啓訓以祛其閼濟某元元宿夜所願也真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真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即

襞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豎空上瓊臺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萬堦森森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瞰雲瓶津仰振碧柰花灌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

策景雲駕落龍巒玄阿振衣塵滓際寥寥步

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携雙清內

上真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

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有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

以示善事耳某又襞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

二象內外泮玄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其

貴得真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良德飛霞

照蓮感靈霄人乘飈傳金寢齊牢携絳雲悟

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

所聞同目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

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

蒙啓訓以祛其閼濟某元元宿夜所願也真

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

宜又良久真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

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即

襞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真妃俱來詣爾也覺下

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據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

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

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官九華真妃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某師凡此皆指君自隱名也

茅小君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頃非常建美容冠著宋

衣以白珠綵衣綾帶効都未曾見此人來多

論全庭山中事與衆真共言又有不可得解

者并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餘人共言平

耳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

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即與

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煥明君之寺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襞紙待授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

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

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瓊餞於天帝受書
於上真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乎扉九
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歛日根入宴七闕
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
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玉官之良儕
偶高靈而爲雙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
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
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
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携手而
行匏爵分味醮食結裳顧儔中鑽內藏真方
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
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
而遊歡兼昔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
大宗内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及淡凝
情虛乃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真啓玉單景
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興流霄使鳳歌雲
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接飛星擲光
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
行玉清丰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

好齊心幃悽耳爲必抱衾均半有輕中之接
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
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
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玄同機絳實於
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飲於紫川之水晉
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被日冕容冠逍遙上
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靡雲闌仰漱金龍
咏歌玉玄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
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
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
不得背實反冥苟任宵懷矣授畢復自取視。
○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庶詒其滯疑耳言畢
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
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
使之然耳南岳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玄
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攜真之善事
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
苟補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
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
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

○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真旌必可趁往雲輶必
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
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復疑矧於心宵
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
疑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謂應作淚痕字汝違此舉
誤人不小真妃有神虎內真丹青玉文非爾
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
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王霄乎若有未
悟者宜微訪可否真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
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軒同机於此齊乎

真詰卷之二

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請庶諭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岳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因緣此攜真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補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真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